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田欣欣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2) / 田欣欣 选编 .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 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ISBN 7-81029-446-6

I. 中 ..

II 田...

III 短篇小说 - 中国 - 近代

IV. I242.7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875 字数 8 4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全卷 28 本 总定价: 112.00 元

(每本 4.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工人小史	恽铁樵 (1)
穷愁	叶圣陶 (10)
为国牺牲	周瘦鹃 (18)
冥鸿	包天笑 (32)
唐花	守 如 (47)
强盗真诠	李劫人 (56)
绛纱记	苏曼殊 (79)
碎簪记	苏曼殊 (97)

工人小史

恽铁樵

晨光熹微中，汽笛声呜呜。一中年妇，从黑甜深处闻之，蹶然坐起，揉搓其睡眸，向黝暗之玻璃窗瞪目凝视。玻璃尘封蛛网，不能辨天光云影，中一块已破碎，代以纸。纸复旧敝，晓风拂拂穿隙入，着襟袖云鬓间，始瞿然若苏醒。急振衣起立，踌躇四顾。室殊逼窄，一卧榻已占面积四之三，榻间卧男子一，小儿二，鼻息鼾鼾眠正酣。右隔一板桌，桌间物至伙，奁具炊具皆在焉，馀不能悉举名。妇则趋室隅，然火渐米治早餐。已而摇榻间男子，促之使起，曰：“饭已熟矣。”时天才黎明，男子披衣起，喟曰：“殆已后时。”遂着屣下床，匆匆觅盥器。嘻！是两人者，殆犹有鸡鸣戒旦之风哉。

男子韩姓，故陕产，为上海南市某厂工人，以茹苦也，自号蕲人。有子女各一，子九龄，无力读书，惟知嬉戏，女尚在襁褓中。蕲人膳次，问妇曰，“吾家尚有米否？”妇愀然曰：“可半升耳。”蕲人默然。徐曰：“今且奈何，脱足午餐者，今日已星期六，有工资可领。”妇摇首曰：“吾特虑夫索偿者来，无以应付耳。灶下有铜壶一事，可暂付质库。此外更何有者。”言次，眉宇间凄然无欢。男子强作慰词曰：“债主来，吾当设法应付，度彼等亦未便逼人太甚。”妇黯然曰：

“昨日某某等三人来势汹汹，谓明日星期六，厂中给工资，汝家负款若不悉偿还，后此决不以一文相贷。在彼作此语，亦未过当。然后此若无处通缓急，谓当奈何？”男子方欲答，而汽笛声复作，急投箸起，狂奔出门去。

厂中第二次鸣笛，为晨六时，笛鸣十五分而止。工匠之至，须于此十五分中。若汽笛声止，门则随扃，后至者不复得入，而半日工资扣除矣。门内有所谓工牌处者，牌长三寸许，书工匠姓名，次第悬壁间，一人司之。到者取牌去，司牌人乃记其未到者。工作既毕，仍悬牌故处。乘人入须臾，汽笛声止，门扃矣。有盆息奔趋，距门才数武，而竟不得入者。时则引擎声、机轮声、金铁击触声，同时并作，工人耶许声和之，对面互语，不能闻也。

工头胡某，每于盛夏购最劣茶叶数斤，交其信任之艺徒。院中置巨缸四，贮茶满中，任人取饮，所以邀冥福，且市惠也。厂中工匠听胡某之指挥者，可千数百人，皆畏惮胡而媚事之。值节日，争出其辛苦工作之资，购食物，私致其家，虽举债所不恤，则以胡能媚事洋工程师，作威福也。又必私致之，不敢令人知。又必能久贮之物，如枣、栗、胡桃、荔枝之类，否则胡不受也。于是胡家老幼，终岁甘旨之需，乃不假外求。而大来小往，数斤劣茶叶之外，不肯再破慳囊。然而工人之工面谀者，已颂盛德不置。

胡某年事五十许，肥腴如豕，高准四英尺。盖胡尝循墙行，墙有钉，高如其顶，工匠量而得之者。鬓毛鬍髻作斑白色，才数十茎。顶秃，无冬夏，常戴一软毡帽，油污满附，仿佛有光。唇紫色，齿黑色，疏笋之屑，粘附齿距，则白色。与之语，浊臭逼人。指麾工匠，呼尔蹴尔，对洋工程

师，柔色怡声，乃至妩媚。体臃肿，不良于行。有达官贵人来厂参观，胡则趋跄喘汗，以目听，以肩笑，又至灵敏也。

距日午半时许，匠人多整理器具，辍工闲话，有吸烟者。忽一人作隐语，众则惊顾，遥见彼秃头侏儒，蹒跚而来。僉伪为忙碌以掩着，匠目乃弗责其惰。已而群至水管处浣濯。工匠之手类油污，必以臭肥皂和沙土擦之，然此为匠目若洋工程师所不许，以故不敢从容为之，意态张皇，如鼯鼠之离巢穴者。

忽而汽笛大鸣，午膳放工矣。厂门阔两丈许，工人千馀，潮涌而出，乃不能容。盖此次放工，为时仅四十五分，工人类健饭，既食多需时，益以途次往返，实无分秒馀晷，故争先恐后也。有顽童效汽笛声，呜呜而呼，为匠目所见，怒之以目。童几丧魄，遂垂首鼠窜出。僱人至家，膳已具，张口大嚼，伸颈吞咽。妇坐案旁，徐曰：“似此终年负债，总非了局。”僱人摇首曰：“苦力糊口，不过如此。但君何不幸为工人妇。吾眴然须眉男子，殊愧对也。”言已，置箸辍食，太息泣下。妇慰之曰：“此胡为者！脱君忧愤成疾者，则吾家毁矣。虑细弱累人，弃如敝屣，因糟糠不厌，涕泣下堂，是固所在都有，然惟爱力薄者如是耳。君视我岂不能甘淡泊、耐贫苦者。君待我又不薄，人海中如此夫妻，差可自慰，悲泣胡为？”僱人闻言，为之雪涕。已而叹曰：“君言自佳，吾宁暇自悲，为君设身处地，实难堪耳。昨日李七因加油总轮，偶一失手，为皮带夹而飞转，头着壁上，颅骨粉碎。工头悍然谓是自己不慎，更不稍怜悯。幸总理仁慈，恤二十金。渠妻来收尸，两幼儿都在襁褓中，凄惨之状，行人酸鼻。因忆前年于总理时，李二因磕睡轧毙，竟未得一文抚

恤。脱今总理竟置不问，事属援例，谁得而非之者。此次武昌事起，从军战死者，得数百金恤费。官厂工人同为国家效力，独无定例。万一不幸人亡，家亦随之，此不可为寒心耶！”语至末一字，声酸涩，不能自续。妇曰：“是诚可怜。虽然吾侪但勤慎将事，明年或竟邀加薪特典，未来事谁又能逆料者？”藥人默然，徐曰：“未必。加薪由势力，或以运动，吾异乡人，又黠，谁肯嘘拂者。且既为工人，便终身与贫团结不解缘。三十四十已如此，便到百年也可知。”语未竟，汽笛复鸣，乃惊顾而起，匆匆自去，出门时不禁涕泗滂沱也。

藥人妻故旧家裔，慧美知书，幼即订婚。嗣藥人父以破产忧愤死，母亦继没。孤露馀生，不能自振。女父某甲，阴有悔意。时甲方经理钱肆，肆主人藥人同族也，以故隐忍不敢言。既而擇梅迨吉，草草嫁娶。甲夫妇以婿贫故，并憎其女，偶归宁，辄以白眼向之。藥人固具傲骨，遂绝迹不至岳家。蹉跎年餘，益不能支。环顾无可恋恋，因赁其居宅，挈妻子弃桑梓焉。辗转至汉皋，附商轮东下。以戚某宦金陵，思往投之。时方废科举，尚科学。藥人虽曾读四子书若八股，都无所用。此次中于客气，贸然携家远行，大类盲人瞎马，局蹐殊甚。所坐为三等舱，旅客皆席地卧，行李什物，纵横狼藉，堆置无隙地。幸妇以初次旅行，颇能以风景自怡，不事愁苦。藥人惟终日枯坐，视他人之喧笑纷呶，以为是豪情胜慨，人生惟得意时有之也。

舱中客多小负贩若工人，间亦有状貌稍娴雅者。藥人邻座有一人，行李颇整洁，衣灰色短衣，胸前衣纽累累，悬一银质表链，绝巨，年事可三十许。私意是殆水手，否则工

人。其人亦向藥人熟视，似欲有言者，因与攀谈，互询邦族。其人自言赣产，李姓，名有发，机器厂中工匠，自鄂往宁，应江南造币厂之招也。藥人自言亦往南京。其人喜曰：“如此大佳，吾正虑独行无伴，行动不能自由。君殆非老于行，此船中积贼最多，探囊胠篋，为术至工，防不胜防也。”因复询藥人家世，知为读书人，益倾倒。其人谈吐，朴质无文，而诚实有条理，心好之，因得稍遣寂寞。第二日，舟次九江，李约韩登岸，因船有四小时停泊，相与饮于酒肆，剧谈甚欢。饮竟，藥人殷勤付资，李亦不辞，道谢而已。

抵宁后，与李同寓下关某旅馆中。凡未谙事，颇得其指导。明日，李自去。时藥人囊中有百餘金，变产所得也。辗转探询戚某踪迹，竟不可得。或言在上海，亦终不得确耗。荏苒十餘日，囊中金耗十之二矣，大惧。念客中无可商进止者，惟李尚诚朴，虽萍水交，或不至被卖，姑妄探之。至造币厂，闾人拒之，问李有发，无有知者，怏怏而返。从此株守旅馆中，不知所可。月餘，餘资已耗去过半，益惶急。闻人言，上海为黄金世界，苟非喑哑废疾，即不至饿死。妇女尤易谋生，缫丝织布，日得银币二三角，比比是也。夫妇闻此，相顾动色。私念穷无复之，不如姑至上海，因得戚某确耗亦未可知。因以己意商之妇，妇欣然从之，即日首途。自此藥人乃渐入苦海矣。上海者，不可思议之怪物也。彼都人士，狐裘皇皇，望之，几无一非神仙中人。然贫人流离琐尾而至此者，虽有伍大夫之箫，不许吹也。鄙谚有言：“蹩脚拉东洋车。”途径不识，禁令未谙，即徜徉康衢，犹来警察之干涉，詎知拉东洋车亦非具资格不办耶！

前清光绪之季，厉行新政。当时财政史中，有一绝大计划，鼓铸银元是也。各省督抚无不以此为救穷妙策。而一时机器工匠，亦求过于供。江宁造币厂中，已有机二十具，日出银币万六千枚，意犹未足。而上海江南船坞，则以经费支绌，缩小范围，当路议拨船坞废机，供造币之用。因委员率匠，赴沪拆卸运归，选熟悉机器工匠数人从行，李有发其一也。既至沪，委员脚靴手版，镇日仆仆。李居逆旅中，无所事事，乃与其侣遨游于诸繁盛处。偶至苏州河附近，忽途人哗言有投河自溺者，为警察瞥见，已拯出矣。遥见河干有众麇集，围如堵墙，因亦趣视之。其人为二十馀男子，鹑衣鹄面，望而知为贫不聊生者。操陕音，自言韩夔人。李大惊，趣就之曰：“别来数月，乃至此乎！尚识同舟之李有发否耶？”韩为之愕然。已而执手涕泣，悲梗乃不能言。警察问：“汝为渠何人？”李谎言戚属，今值我不虞其复觅死也。众乃稍稍引去，李遂挈之以归。时夔人妻，居某客店，负膳宿资十馀缗。李悉为代偿之，且曰：“凡人必有业。为君计，不如投身工界，尚是自食其力，不假求人。”李愿之。某厂工头胡某，曾受李推解者也，乃以夔人属之，备言其故。胡亦慕义彊仁，俾破格为铁工学徒，而优其佣值。至吾书开幕时，韩在厂中已十年矣。或问李，韩某与君萍水交，胡厚之如此。李曰：“吾非好行其德，但曾衔杯酒殷勤为欢，奈何坐视其死？”呜呼，可以风矣！

夔人既午膳出门，悲感无端，泪被其面。邻近皆工人，有同病痛哭，常事见者，不以为怪也。夕阳衔山，钟鸣五下，厂中放工矣。匠目嘱各匠明日一律工作。欧洲苦力，尝以星期日不得休息，同盟罢工。吾国工人，则甚愿星期日有

工作命令，可多得一日工资也。已而群趋支应处。支钱之法，由一小窗传出，给者高呼号数，工匠即持某号工牌健进。方至十馀号，百馀号者已越次拥入。遂至重足骈肩，挤如束湿，有呼暑骂詈者，则某甲误践某乙足趾，好事者踴喧附和之，纷扰乃不可名状。

藥人既归，计是日所得，为一星期工资，银币四枚也。以其半市米盐，略足支七日，其余悉以偿债主。忽同室王耀妇悲泣失声，问何为，则渠家男子春间病几死，贷资于工头，今病愈，复入厂操作，今日竟无所得，佣值已被扣除抵债。且所负甚巨，须十八周始得毕偿，是以哭耳。藥人妇叹曰：“吾方虑秋风渐凉，寒衣未贖，今乃知犹在幸福中也。”

翌日，赴厂工作，适杨树浦有某船，汽门损坏。胡某命藥人往修理，予以车资四角，限七时半往，十一时半返厂。定例，工匠出差，给车资一元，今偿四角，是胡中饱过半也。且汽门坏，最难修，又途远，限四小时，默念彼遇我抑何酷虐？然敢怒不敢言。急以需用器械，置铁桶中，负之背上，匆匆趋出。途中值电车，径入三等座，置桶座前。藥人衣油污，两手及面部皆黎黑，桶中满置刀锤铁片，错刀横出尺许。电车章程，不准携负担重物，致为他座客障碍。藥人不知也。方俯首深思，忧心悄悄。不图巨灵之掌，飞着颊际，砉然一声，众皆哗笑。急审视，则卖票人怒目叱咤曰：“去去！”藥人大怒，骂曰：“汝洋狗，捧得外人饭碗，便鱼肉同胞！”卖票人不语，仅举其器械之桶，掷之车外。藥人大窘，不暇争执，急下车拾取，颠蹶败颡，电车则风驰电掣以去。藥人且哭且骂，俯首拾刀锤，头额间血涔涔，不暇顾也。已而四顾怅惘，不得已雇人力车以行。道旁观者皆太

息。修船既毕，仍雇人力车驰归，幸未逾限。既复命，向工头乞得橡皮药膏少许，就楼梯边窗间玻璃之可鉴者，掩额际伤口。适洋工程师自后至，见其辍工，蹴之以足。革履着臀肉，有声橐然。愕顾，见是外国人，大惊，忍痛以手作势，且示以额，洋人喃喃自去。午膳返家，告其妻以今晨种种。妻为之洗涤患处，以帕裹之，劝下午弗复工作。藥人不可。

努力为善，不必免祸。丛恶府怨，或且获福。人世所谓恶运命，恒于巽懦良善者，显其作用，至可慨也。藥人处艰难困苦之境，动辄得咎，颓丧已甚。是日所操工作，为已造成之小轮船，而集合其机件。此小轮固刻期须入水者。恶运之神以藥人之失魂落魄也，乃乘其衰气而玩弄之。无意中脱落一轮叶，惶骇不知所措，方欲掩饰，工头已踵至，顿大怒詈，拳足交下，痛极而晕。比苏醒时，则工程师目灼灼向已注视。胡某则指手画脚，以助其不规则英语而达意。洋人有怒色，旋即作三数语。工头顾藥人大叱曰：“洋人命尔去，当即离此。”藥人知无幸，念被毆非所应得，悲愤填膺，凄然指胡曰“汝亦工人，何苦假洋人势力，自残同类！吾既被毆，又被逐，是一罪两罚也。吾且诉之警署！”胡若勿闻者。藥人归，妇见状大惊。询得故，痛哭，大骂胡某无良。邻人亦不平，咸怂恿其妻控之警署，否则其威且日炽。妇则号泣赴警署，观者塞途。至则为守卫警察所阻，不得入，问故，妇哭诉，警察摇首微笑曰：“若男子自不慎，于人何尤。且此为厂中事，非警局能过问也。”妇欲强入，警察握其臂，牵之出，且以亵语揶揄之。观者或笑，或默然。妇愤无可泄，号哭而归，复多方求乞，为其夫调治，月馀始痊。典质净尽，贫如洗矣。乃寄其子女于相识者之家，而至英租界为

佣。藥人则卖报纸自活。余尝识之，安分知足，良善人也。尝为余言：“癸丑七月制造局之役，事起仓猝，南市工人多中流弹死者，吾夫妇以居英租界，竟免于难，亦可谓塞翁失马矣！”

[简 评]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别署焦木、冷风，江苏武进人。著有《聊斋志异演义》。

《工人小史》写的是上海南市某厂工人韩藥人两天的生活，但这两天却凝聚了他的一生。韩藥人本是读书人，十年前流落到上海成为普通工人，从此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困苦生活，每天为衣食担忧，为债务忧虑，还要忍受侮辱与欺压。但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最终也不能保持，因为脱落一片轮叶，韩藥人被工头打昏，被洋人解职，最后到英租界靠卖报纸为生。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倒叙的手法追叙韩藥人从前的生活及到上海后的经历，选取看似平常又极具典型意义的两天来表现十年如一日的苦难。同时又向我们展现了全景式的工人忍辱劳动的场面。韩藥人的悲剧，就是那个时代每一个工人的悲剧。

穷 愁

叶圣陶

阿松有衰母，瞶且瞽。赁王家矮屋，未偿租值者三月矣。每来索逋，辄哀颜谢。王家人殊弗顾，谓：“更一月延者，我且驱尔出舍，然后与尔计所负。”阿松惶恐。俄思一月期犹遥，阿母飧餐则旦暮间事，必弗能缺，吾且舍远谋迩耳。遂启其瓮，瓮裂纹如蛛网，探手其中，出青蚨三百，其生计之母财也。持赴饼肆，易饼盈盘，以昧旦伫于乡立小学校之侧。小学生爱学校逾于其家，朝食以赴，或嫌不耐，则挟资而食于校，见阿松饼，群喜其甘美，皆乐啖之。故学生之求钱于父母也，恒曰吾将市阿松饼。迨铃声既鸣，学生始课，则阿松之盘已空，累累之饼还化青蚨，惟数之为四百，益子金矣。以兹所赢，量米衡薪，然后赎母子一日之弗饥。儿童诚可爱，一味天真，恶尘无染，一饼之微，而寓慈善之意焉。小学校星期有假，学生弗集，阿松则携盘而入市，顾所赢殊菲，不逮赴校之日。而食欲固弗可过抑也。乃少少损其母金，于六日中勉事撙节，更补足之。为此生涯，亦已周岁矣。

先是，阿松服职于丝厂，为境微裕于今。无如工厂之制，昌于西土，殆如逾淮之桔，迁地弗良。丝厂旋歇业，阿松遂失所依恃，穷愁嗟叹，累三四月，始传曩之丝厂，有某

富人继起承办。一缕希冀直透心窝，如久病之饮灵药，海夜之觀明灯也。急投厂中，效毛先生自荐。念厂中工作皆所素习，具辞以告，必见甄录也。然厂中人竟以工满辞。一掬精诚，遂堕万丈之渊，不克自振。后闻今之任工者，非巨绅所介绍，即富室所致意。盖失业之辈既众，即求职之途益艰，欲祛其艰，遂不得不乞灵于有力。阿松所识不出里巷鄙夫，豪富阶除，平生所未履，宁复有为之解艰难而登衽席者耶？阿松思吾母老矣，且残废，即富贵中人当此，将亦自悲衰颓，况于吾母饮食弗周，度其老怀中必有深痛至戚。惟以爱我弥甚，故不我告，并不我咎耳。为人子者，即弗言甘旨，朝昏餐食当谋无饥，而吾今乃不然。倘以奉养有缺，致促其残年，一旦不讳，吾罪当入何层地狱耶？遂谋之母，将为负贩，沾微利。母大悦。阿松自赋闲，柴米所需，均措之邻右。张家假百，李家借十，情亦大可怜。然侠情高义，往往于贫贱求之，惟贫民窟乃多和蔼乐善之人。阿松贩饼资本乃假自对舍潘媪。媪老而寡，为人缝紉以自活，一宽厚慈祥之妇人也。

某日晨，阿松梦回欲起，时榻旁老母亦醒。以室无窗牖，遂如仍在宵夜，光明之泽弗被，寒贫可叹哉。老母倾耳松榻，微闻转侧，以己之弗良于听也，度人皆聋，则高声曰：“松儿醒耶？今日星期，尔不贩于校而贩于市，市集较晏，尔可饱睡。连晨早起，当欠睡债也。”阿松答曰：“儿暂醒，旋当复梦。吾母宵眠安耶？今日晓寒滋厉，母仅拥薄被，吾且为母增暖也。”言已，起赴室隅，出败絮于破簏，色如积灰，且弗松，以之密裹母身，谓曰：“请母安眠也。”母唯唯应，其音模糊，亡何而邯郸重步矣。阿松见母入梦，

即弗复睡。念今日新寒，非棉何暖？阿母一袄，春间已敝，不与补缀，何堪着体？此际吾母沉睡，正可为之修饰。乃引线穿针，捧袄以缝。手腕生涩，类文人宰割，殊不中绳墨也。忽复停针，一瞪日向壁，眉额间立呈蹙痕，则自伤生涯惨淡，未审何日始令老母弃此敝衣，易御新制也。

工毕，母袄仅完。补痕重叠，乃重而弗柔，殊不适衰年体，然阿松以为当聊胜于无也。继之即煮粥，伏室隅破釜侧，火才举，烟弥一室，缕缕折入母鼻。母遂复醒，闻其子析薪声，知子已起，语曰：“我一梦复多时矣。”言已，欠伸欲起。阿松亟以补袄进，曰：“儿无状，弗能令阿母温饱。殊棉未办，无计御寒。此袄敝旧无温，复请吾母加体。儿罪戾滋重，乞母宥之也。”母抚袄觉微异，讶曰：“襟袖间破絮，曩固累累，今何往乎？”阿松曰：“儿适补之也。”母浩叹曰：“尔之奉养可谓尽心。吾虽食贫，讵能责尔？世惟财力是尚，温饱愉乐，胥财之媵耳。我家适短此，复无乞怜之门，则冻馁寒苦亦其宜也。幸尔非弱者，犹能以小贩自存。非然者，以余老病颓躯，当早委泉壤矣。”言已，泪自瞽目中潜流而出，如伏泉；自披其敝袄，弃床而起。阿松凄然，归其釜侧。须臾粥熟，盛以碗，侍母共餐。肴馔殊俭，盐腐一碟而已。阿松思当有以宽母怀者，乃停箸言曰：“今岁大有，农圃极丰。昨我籴米，每升廉价三钱。闻肆中人云，后当更廉也。吾侪小民，别无所冀，米贱薪廉，便云至福。此岂非好消息耶？”母闻之，枯颜之上忽呈愉色，口喃喃宣佛号不止。

食已，阿松携饼将出。母呼曰：“几何衣？”阿松曰：“御夹衫，儿固弗畏寒也。”母曰：“儿日以清晓出，今后寒

且益肆，岂亦以夹衫御之耶？吾语尔，自今日始，日节用度十之三，一月之后，可得一敝缁袍矣。”阿松念如今不节，犹未得饱，若复节之，是寒未却而饿且死。顾不欲违母旨令弗怡，亦漫应之。既辞出，行长衢狭巷间，高声呼卖。然买者殊难遽。富人嫌其饼价贱而品劣，食之足以损大家风范；劳动者嫌其饼质量薄，虽多食亦弗能果腹，而费乃不菲也。如遇八九岁儿童，牵母衣而不前，谓“我欲买饼”，母竟不之叱，而遽伸手探钱者，则阿松饼售矣。然非数数遽也，故及午而饼犹未尽。念老母此时必将盼我作午炊，未售之饼吾当以餐后携之复出。念既定，遂指其家行，口犹呼卖不已。

一屋之门轧然忽辟，一人短衣侧帽，口嘘嘘吹乐谱而出，招阿松曰：“若其入此屋，主顾不少也。”阿松随入，履一重堂奥，即闻喝雉呼卢之声出后屋，复入之，见有十数人者围据一案，目眈眈聚注一盒，金钱堆案上，光色奇丽。骰子声丁然，则盒启而案上金钱顿易其主。笑语悔叹之声，嚣然杂作。群见短衣人已招卖饼者入，嚷曰：“入局才片刻，腹已剧饥。卖饼儿真解人意也。”则各取阿松盘中饼食之。询其值，曰每饼五钱。博者弗携铜币，皆酬以小银元，曰：“其赢弗必偿矣。”阿松大喜，念若辈得失甚易，些微资财固无足萦其心，而吾得之，奚啻启窖藏而获珍宝？今日之晚，吾必以之市新棉，易母袄中败絮，令老人生奇温，所补亦岂微薄耶？遂欣然挟空盘而出。未及庭户，警吏十数辈蜂拥入，首阻阿松，令母出门。博徒瞥见，知来逮捕，惶恐甚，投其博具于地，意欲令之不见，则无辞可以加罪。然警吏岂盲人哉？案上金钱亦无暇入于囊，徒瞪目视警吏所为。其黠者则反身而走，入于后园，园墙圯，通于隘巷，警吏追之，